

◎ 张亚莎 主编

岩画学论丛

第
①
辑

Academic Research
of Rock Art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民族学重点学科项目

张亚莎 主编

岩画学论丛

第①辑

Academic Research
of Rock Art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岩画学论丛
第①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岩画学论丛》第1辑/张亚莎主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660-0703-2

I. ①岩… II. ①张… III. ①岩画—中国—文集
IV. ①K879.4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3650 号

《岩画学论丛》第1辑

-
- 主 编 张亚莎
责任编辑 吴 云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25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0703-2
定 价 5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序一	艾曼纽尔·阿纳蒂 (1)
Preface Chinese Journal	Professor Emmanuel Anati (9)
序二	罗伯特·贝纳里克 (18)
Preface (<i>Journal of Rock Art</i> , Vol.)	Robert G. Bednarik (21)
序三 建立岩画学科的研究范式	汤惠生 (24)

岩画发现与调查

具茨山岩画调查述略	肖小勇 (39)
云南沧源洞穴崖画的首次发现	吉学平 邱开卫等 (47)
金沙江岩画研究综述	李 刚 (57)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岩画又有新发现	韩立新 (72)
赤峰松山区阴河岩画调查报告	高云库 (83)

岩画探索与研究

四川高县罗场的岩画、崖墓及相关问题	汤惠生 (92)
赤峰岩画在中国岩画研究格局中的地位与意义	张亚莎 (110)
试论苏北与豫中地区凹穴岩画的关系	戴 玥 (128)
新疆岩画中的女性生殖崇拜与象征符号	孙晓勇 (140)
岩画中的眼睛崇拜	
——以赤峰地区人面像岩画为例	李东风 (152)
阿拉善雅布赖山史前洞窟手印岩画探析	安 麗 (162)

岩画理论与方法

岩画的语言符号学研究	黄亚琪 (178)
------------------	-----------

艺术与交流

- 阿纳蒂在第24届梵尔卡莫妮卡研讨会上的开幕词 杨青林译 (190)

巨石、岩画与萨满信仰

- 萨满信仰体系下的“灵石崇拜” 马云飞 (196)

中国岩画调查技术与方法刍议

- 记2009年河南新郑县茨山岩画调查工作 阮晋逸 (206)

红山岩画制的制作方法 吴甲才 (215)

中国岩画遗产数字化发展纲要 朱利峰 包青林 (223)

学术动态与信息

北方岩画田野纪行

- 2011年中央民族大学北方岩画考察队内蒙古岩画
考察 朱利峰 荆琰清 (235)

云南迪庆岩画培训班与金沙江岩画考察 朱利峰 张嘉馨 (244)

第24届梵卡莫妮卡研讨会会议纪要 杨青林 (250)

南非岩画研究院简介 李东风 (253)

美洲地区岩画研究机构概述 阮晋逸 (258)

后记 (265)

序 一

艾曼纽尔·阿纳蒂教授

(意大利梵尔卡莫妮卡史前与人类学国际研究中心主席)

1985年，陈兆复，一位中国学生来到我在意大利的研究中心学习岩画研究的方法，一年之后，他写出了一部关于中国岩画的著作。有了这段经历后他回到中国，成为中国岩画研究事业的创造人。自那以后的30年间，又有几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到我的研究所学习，他们现在都在中国的高校、博物馆或研究机构里取得很好的发展。我微薄的贡献是向这些学者们输送基础的研究方法，全面阐述全球有关史前与部落艺术的研究进展。与此同时，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研究者队伍正在形成，中国的岩画研究取得极大的发展；关注岩画研究的学者数量也在不断地增长。因此，中国岩画学术期刊的创建已拥有足够理由。选择这个时机是正确的，我们欢迎张亚莎以她的活力与能量推动刊物的成功。

中国岩画是纷呈多样的，因其地域不同、时代不同而显示不同的特征。中国岩画绝大部分的特征也同样存在于其他国家的岩画里，它们是经济与社会模式的标记。每位个体研究者坚持某个岩画点的岩画或某种类型的岩画图像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最终都是史前与部落艺术整体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史前与部落艺术是一个整体，它还包括了可移动艺术品、装饰图案、雕像与建筑，当然，音乐与舞蹈也属于史前与部落艺术。所有这些艺术共同构成人类智力与精神传达的世界。通过对其进行考古学与人类学社会结构的观察，人们试图理解早期人类在他们那个时代以及他们的那个社会所形成的原则。每一个岩画点的岩画与其他文化遗产，诸如石器工具、陶器、建筑遗址以及其他人类活动的遗迹一样，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考古学、文化学以及历史学框架的定位。

早期艺术家们在中国各地的岩石上作画，他们并不知道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亚洲、欧洲、非洲以及美洲的人们也在制作岩画。人们以同样的方式凿刻或绘制，表现类似的主题，不仅如此，交流、记忆与情感传达是人性的三个基本需求，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同族群在长达数千年的岁月里有着相同的艺术实践。只是他们全然

不知道他们所遵循的是一种全球性的文化传统。每个族群的生存都依赖于当地资源，他们中有狩猎者，有靠采集马铃薯或玉米为生者，还有些人靠种植水稻，更有些人以捕鱼作为主要食物来源，但所有的人都要创造视觉艺术。

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只是全球共同传统的一部分。对于他们而言，他们所能看到的不会超出家庭、氏族或部落的范围。1万年或2万年以前，人们的知识范围仅限于与他们毗邻的氏族或部落发生的事件，当然还包括发现与经验，那是一种全球性共享的模式。人们来自同一个山谷，很少能有例外，活动与仪式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交聚会。信息与观念传播速度缓慢，从一个山谷传向另一个山谷，又从一个地区传向另一个地区。今天，由于交流沟通的新方式，整个世界如同一个山谷，因而来自世界所有地区的学者与学生们得以建立起全球性的科学与文化的联系，然而，我们真的就是全球性的吗？

我们关于人性某些方面的知识正在不断增长，然而整个世界史就是一个不断在消失着的历史，还能有多少东西留待我们去发现？还有多少未发现的民族？多少人类的思想、概念与传统艺术作品会被重新发现？就在过去了的两代人的时间段里，城市发展与文化的社会性促成了令人惊叹的发现，这些发现的数量如此巨大，数以百万计的岩画在这个星球的不同地方被发现，从巴西到中亚，到近东，再到澳大利亚。在菲律宾、亚马孙河流域、刚果盆地的大森林里，抑或是印度中部地区，探险家们在那里造访了那些此前被忽略的民族。然而发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多少年来，类似塔斯曼尼亚（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半岛（墨西哥），抑或是亚马孙热带雨林（巴西）及沙漠中的绿洲——阿尔及利亚塔西堤这样文明的孤岛，生活着与世隔绝的氏族人群。他们种植着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识别的东西，仿佛他们属于另一个星球，但他们却都在创造着艺术。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上还有多少民族生活在这样的文明孤岛上？中国大地上还有多少秘境尚未被发现？每一个新的考古发掘都会展示新的细节、新的发现与新的研究，这一切表明，我们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一代又一代，我们的知识在增长。一次又一次，我们意识到了共同点，那些看上去完全不同的民族，他们拥有本民族特有的辨识方式、习俗、传统、语言与宗教，但所有这些不同的民族却又拥有那么多的共同点。那种认为“原始人”属于饥饿的猎食者的传统谬论已经被驳斥，而正是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才是饥饿的食物猎手、求职猎手或资源猎手，其饥饿状态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如果考虑到时间与能量的投

人比例，我们无法想象非洲德拉肯斯堡或澳大利亚阿纳姆的小规模氏族或部落要怎样工作，才能创造出数以百万计的岩画图像，无法理解他们对智力与精神生活的关心能够达到如此强烈的程度。难道史前的人类比我们更重视智慧吗？

人类从很早开始便在创造各种形式的艺术，如视觉艺术、音乐与舞蹈。装饰人体本身的艺术很可能发生在岩画产生之前，伪装动物的艺术形式是从更早的灵长类动物那里习得的。建筑艺术发生的相对较晚，建筑的发展与城市社会的诞生有关，而在这以前，人类社会没有房子也没有建筑。从热带雨林到沙漠，从草原到北极苔地，早期同族群拥有各自的语言、迥异的仪式与信仰、不同的传统，拥有不同的环境与不同的资源，但有一点相同，那就是他们都在进行艺术创造。艺术曾经并且仍然是一种全球通用的语言。在这个文化千差万别且语言迥然相异的世界里，艺术却是一种世界语言，不过它更像文字，要想明白它们的含义，人们必须能够“阅读”它们。

一位丛林猎手与一个欧洲教授能够有共同语言和相互理解吗？依我个人的经验可以回答“是，他们双方都能获得足够的快乐”。牙科医生和电子工程师，制药厂主任与精神分析学者，他们可以成为解读岩画的专家吗？依我个人的经验也可以回答“是”，因为在我的研究所这样的事正在发生着。来自不同学科和不同工作岗位的人们利用他们的空闲时间作为志愿者，他们虽然拥有不同的专业素养，但都成了史前与部落艺术的“粉丝”，直觉与经验使不可能成为可能。迥异的经历走向共同分享，我们与其他不同学科领域的人共同分享的结果，是让这个世界进步。“进步”是个危险的词汇，因为它可能拥有不同含义，对我而言，“进步”并不意味着前进得更快或生活得更舒适，它意味着“更好的理解”。

我们都很关注如何更好地复原过去和理解过去，因为这意味着如何理解今天。史前与部落艺术与其他所有的研究领域一样，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扩展知识，以便为未来的教育与文化的拓展做出贡献。我们的前辈们，学科的开拓者与已有的教义，已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这些都是我们的向导，但文化发展需要超越祖先崇拜，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解前人比纪念他们更为重要。岩画研究与制作岩画都有前辈与祖先，两者也都关系到如何对待前人。理解比纪念更重要，人们常常纪念他们并不理解的东西，而且这种情况还并不少见。

与所有学科一样，史前与部落艺术研究中所有专题性研究都是整个世界性宏观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会被关注。科学论文与学术专著

就像马赛克的每一个个体单位,只有把它们拼凑起来才能成为学者们共同建构的知识进步。新的文化潮流,社会化过程,学者们与访问者们的日常接触,国际交流关系的建立,如同微风吹过的生命,让每位学者的努力都能获得个人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来自不同国家与文化的人们,以不同语言出版的学术成果,也能够彼此被理解。与此同时,与其他学科共同分享这些努力的成果也很重要:考古学与人类学可以从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语言学与心理学等其他研究领域获得新的观点与见解,跨学科与多元文化的对话对于社会、教育、文化、制度,对于特定图像研究,对于每个研究课题,乃至对于每位研究者来说,都是一种帮助。

史前和部落艺术是历史学的源泉。每幅图像,每个岩画点和每个出版物都是对历史的一个贡献。得以显现的历史维度因艺术表现而富于变化,它可能是一段神话或一个历史事件,也可能是个体的历史经验、一段短暂的故事或者仅仅是一种感觉,但它也可能是某个部落、某个民族、某个文化截面,甚至是某个具有世界影响事件的历史记录。艺术是历史学的一个来源,它具有超越个体的性质,是历史的渊源。当我们向出版部门提交论文时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是非常有必要的。

岩画尤其是无文字民族的特殊文字,它们是一个编年史的系列组合,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前文字时代的人类而言,岩画总体上是最为持久与全面的史学的第一手资料。非洲、亚洲、美洲、澳洲和欧洲,所有早期民族假若不曾留下他们的艺术,其远古历史将会被湮没。以前未知的那些文明,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给予命名并且公布于众,巴西的卡皮瓦拉山、阿塞拜疆的戈布斯坦、澳大利亚金伯利的布拉德肖岩画风格等,都证实岩画能够提供人类历史的新维度。我们从其他民族那里了解的历史也是我们自己历史的一部分。中国曾经为世界历史进程做过贡献,我们希望这一新的学术期刊能够为扩大中国学者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交流做出贡献。

数千年前的艺术家们如何称呼自己,我们已无从得知,但我们却越来越多地知晓了早期人类的传统、神话、信仰、社会行为、仪式、崇拜地点以及他们日常生活的社会性及其他方面的内容。在诸如澳大利亚北部阿纳姆的卡卡杜或是坦桑尼亚中部的伊兰加之地,一块单一的岩石上所刻画或绘制的画面可能承载着长达5万年的历史时段。这些岩画就是历史档案,保存着数千年以来历朝历代及文化的传承,保存着无言历史中各种事件与传统的记忆。这个巨大的文档正逐渐地被破译,为完成一个真实的世界史,提供着新的理念与标准。

印刷术的发明带来众多历史教科书的出版，得以促成我们历史知识的极大丰富，同样，没有什么能够比前文字时代许多重要岩画点的岩画对我们的知识有如此大的贡献了。岩画里有证据，也有档案文件。我们的肩上承担着两个主要任务：一是破译岩画；二是使岩画融入大文化概念。这些任务将是未来文化、教育与科学研究的资源。这些事情不可能由管理部门运作，它们将是学者们的任务，既是你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的任务。

岩画是象形文字，是无文字时代的写作，是人类隐没记忆的见证，研究将会使这些记忆重新再现。无文字艺术讲述的是我们这种“智人”物种的故事；由于标识着文化的方方面面，象征着人类的想象力，因而它们将是人类最引人注目也最重要的宝藏。需要感谢的是根据这种艺术所提供的文本，我们的知识遗产从而获得实质性的物质形式，也正因为拥有了这些知识遗产而让我们成为人类。

在人类对知识树复原理想的永恒追求中，是什么感动了人？神话是人类记忆中野心、恐惧、挫败与梦想的隐喻与合成。《圣经》根据神话叙事而来，当亚当与夏娃离开伊甸园之后，智慧之树的果实已经成熟，它们就在那里等待着亚当的后人来品尝。寻找伊甸园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永远的追求，然而伊甸园在哪里？

亲爱的读者，生长着知识树的伊甸园可以是任何地方。伊甸园存在于五大洲，存在于澳大利亚的卡卡杜、美洲的卡皮瓦拉、中国的贺兰山、近东的内盖夫沙漠、非洲的德拉肯斯堡、欧洲的卡莫尼卡山谷，无论是任何地方的早期人类，其实都在偷吃智慧树上的禁果。

艺术是无文字时代的象形文字，逝去的那些作为文明根基的历史事件、仪式、信仰与故事的记忆，在重新被复原出来。这些艺术就发生在数万年的岩石上，研究它们，便得以揭示其中的内容与意义。学者们的使命就是对岩画内容与意义的破译。类似的故事可能会发生在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我们每位个体的任务就是要在 he 或她的伊甸园里丰富我们的知识果实，每位个体的工作与个人的贡献都将成就我们共同的文化财富。

考古学家的记录、描述、建档、摄影，都是在提供原始的研究资源。破译那些早期人类意欲表达的基本愿望，将会让我们理解他们的文化与思想。过程的分析研究以及跨学科的合作对于创造我们艺术的历史，创造历史中的史前史和复原数千年以前的史前史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样的过程在世界各地不同角落发生着，而艺术正在成为创造不同时期历史，

尤其是那个被认为属于史前期历史的主要资源。

发表于这个新创的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将来自中国的不同地区，要做的事是研究艺术所展现的历史。每篇论文带来的信息，无论是大还是小，都将谱写历史新的篇章，每一位研究者都会为艺术作为历史学源泉的这一新的分析研究方法论的进展做出贡献。这个新的学科，无文字时代艺术的科学研究，对于普及教育，对于更好地理解人类文化根基的知识体系的增进，都将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新学科需要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合作；为了未来教育、研究的新远景，为了共同遗产的文化开发与增强意识的促进，不同研究领域的合作是必须的。

艺术是某个特定时代的灵魂，今天，艺术也是我们这一时代的灵魂。中国古典艺术对自然景观有永恒的追求，强调自然的无限与做人的谦逊。古典希腊的造型艺术表现的是永恒的神话、英雄与众神，强调人体的视觉之美，强调女性在观念上的中心地位与男性的生理功能。法兰科-坎塔布里亚（Franco - Cantabrian）的旧石器时代洞穴内的视觉艺术记录着动物形态的隐喻与联想，所揭示的是不同的神话类型，占主导地位的艺术主题是动物风格，人类则被边缘化。中部非洲部落的面具，表现的是在祭祀舞蹈与其他仪式活动中魔幻生命的存在；太平洋岛屿神圣的树皮制作的衣服也是种艺术，代表着灵魂的形象或酋长的权威，对部落的人们讲述着有关世界文化的故事。尽管对于公众而言，这些内容对于完全理解他们的历史与观念意义未必有用。在这种情况下，正在流行中的传统也应该是对世界文化的信息贡献。史前艺术已不再拥有直接的消费者，也不可能再有制造者，它们只是根据不同的需要而作用于历史的过程。中亚地区狩猎人群的岩画、美国印第安的种植岩画，抑或是来自南美巴塔哥尼亚的早期氏族，其文化正在逐渐得以破译并对世界史的建构有所贡献。

中华帝国与埃及法老的艺术反映了他们的历史进程，艺术也在帮助历史进行时间定位。西欧社会立体主义与印象派艺术揭露了近200年的社会发展趋势上的困境，中国社会现实主义艺术反映的则是中国的现实，苏联的社会现实主义也同样是我们这个世界历史篇章的一种视觉表达。事实上，艺术在所有的时间里都是历史的主要来源。

在视觉艺术中，建筑艺术也是一种历史学的资源。它出现得较晚，是在纪念碑式建筑成为级别与地位的象征之后。今天，皇家、帝国或总统官邸，诸如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华盛顿的白宫，以及北京的故宫和伦敦的白金汉宫，揭示了历史上的皇权，那些超过数以百万计的主题内

容。同样的，加尔各答市周围的贫民窟、华盛顿的五角大楼、西藏拉萨的寺院、罗马的竞技场、苏联在西伯利亚的集中营，或是纳粹在奥斯威辛及其他地方的灭绝集中营，这些建筑既是历史，也揭示历史。作为证据它们清晰而响亮，建筑是建构社会本身的一种证据。

返回到过去的时间，复活节岛上的石人像、古埃及的金字塔、马耳他岛屿上新石器时代的寺庙、英格兰的巨石阵、秘鲁马其皮丘避难遗址，以及其他人造的纪念性建筑，它们响亮地诉说着历史，人们已经从那些口述史中得知它们的存在。我们再向前追溯，土耳其的勾贝克里·堤彼城祭祀遗址、巴勒斯坦新石器时代前陶期的耶利哥防卫城、中国新石器时代半坡的村落遗址、欧洲大西洋沿岸新石器时代的巨石建筑，都证实我们这个物种在历史上有极为丰富的五彩篇章。

接下来我们再朝更久远的时代追溯，以色列的内盖夫沙漠里的哈尔·卡尔康姆属于旧石器时代的神社遗址，除了极罕见的情况下，此时人们还建造不了永久性的纪念碑建筑。洞穴艺术利用洞穴天然的形状来完成他们的艺术创造与崇拜活动。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岩洞和临时营地是人们用来居住、举行仪式、进行祭拜或做其他事情的场所。这些地方都是人类建构历史的地方，它们既是建筑前的建筑，也是历史资源的痕迹。

艺术对人类勾勒出世界历史的轮廓是有所帮助的，一段历史是由一些具有历史文化特权的民族记述的，但艺术能够打破由这些传统束缚的锁链。世界各地都存在着为数不少却最终也没能形成文字传统的民族，但他们同样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不管那些传统的教科书与传统学术界是如何讲述的，我们不能再继续忽略这些民族。艺术就是他们的文字，是他们的记忆与历史档案的来源。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个能够获得历史的新维度与新观念的巨大的资源库，是人类文化巨大的万花筒。它是研究的源泉、教育的基础，也是精神世界的源泉。

由于有了比较分析的新方法，岩画的分析式解码标志着最近的一个转折点。一幅布拉德肖风格 2 万年前的岩画，在澳大利亚金伯利的一块岩石表面，描述了一个仪式画面，其内容可能关注的是宗教仪式，人们通过舞蹈来表现一个特殊的仪式活动，这个文档所涉及的是 2 万年以前的历史章节。在南非开普省的一幅几千年前的岩画，表现的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两个民族用不同的尺寸和不同人物风格来表现，画面不仅讲述了战争，还讲述了这场战争是如何发生的。法国多尔多涅的故事被雕刻在莱斯伊兹耶斯 2 万年前的一块骨头上，它描述的是一场迁徙，出

发地点与迁徙所到达的地点都标识得很清楚。这些既是历史的，也是地理的文档。解码是一种进步，让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史的章节有更多的阅读。感谢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让每种单一学科很难达到的境界得以达到。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与艺术学家将与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符号学家以及更多学科的研究者们一起工作。

史前与部落艺术的研究既是在复原过去，也是在发现当代。我们正朝新的知识地平线迈进，得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今天。艺术的解码作为历史学的资源，预示着一个新的转折，而新的学术期刊的诞生则是迈向未来的文化、教育与科研的重要的一步。让我预祝这个新生儿能够取得圆满成功！希望能够通过加强中国与海外的学者和学生的相互交流，带来研究与知识的进展，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让中国对世界文化做出有益的贡献。

2013年9月15日

于意大利卡莫诺史前艺术中心

Preface Chinese Journal

Professor Emmanuel Anati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rehistoric and
Ethnologic Studies, Valcamonica, Italy)*

In 1985 a Chinese student came to my Centre in Italy to study research methods in rock art. After one year he was able to write a book on the rock art in China. After this experience, Chen Zhao Fu came back to China and became the father of Chinese rock art studies. Since then, in thirty years, several other scholars have come from China to study at my institute, and most of them have been successful in achieving good position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museums and other research institutions. My modest contribution was that of conveying to these scholars the bases of methodology and an overview on world research in prehistoric and tribal art. Meanwhile other scholars were formed in China or in other countries and rock art research in China developed considerably; the number of scholars devoting to rock art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so that the creation of a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art studies is fully justified. It is the right moment and we welcome the energy and capacity of Zhang Yasha to bring this project to success.

Chinese rock art is diversified as each area and each period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s. Most of these characters are found also in other sites of rock art in other countries. They are indicator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atterns. It is useful that each scholar studying one site or one image is aware of the fact that rock art is part of prehistoric and tribal art which includes also mobile art, decoration on objects, statues and architecture. Also music and dance are part of prehistoric and tribal art. All the arts together are part of the human intellectual and spiritual expressions. They have to be looked at in the frame of their archaeological or ethnographic context, to understand their role in their society and in their time. Each site of rock art has also other remains like stone implements, pottery, remains of built structures and other traces of human life which may help

locating rock art into an archaeological, cultural and chronological frame.

When the early artists were depicting the rocks in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they did not know that other people,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n Asia, Europe, Africa, Australia and America, were making rock art at that same time. Same methods of painting and engraving, similar subjects represented and not only: three elementary needs of the human nature, communication, memor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were practiced in similar way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by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which may have never me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y did not know that they were following global traditions. Each ethnic group relied on local resources, some were hunters, others were collecting potatoes or maize, others were growing rice, others again had fishing as their main food resource, but all of them produced visual art.

They did not know that they were part of a global trend. For them their world was their family, clan or tribe. For them, 10,000 or 20,000 years ago, globalization consisted in sharing events, discoveries and experiences with the world they knew, neighbor clans or tribes. "Global" social gatherings for events and ceremonies, then, concerned peoples from the same valley and occasionally beyond. Messages and ideas were moving slowly from valley to valley, from regions to regions. Now, thanks to new ways of communication, the entire world is like a valley and "Glob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include scholars and students from all the known lands of the globe. But are we really global?

We are acquiring increasing knowledge on some parts of humanity. How much still remains to be discovered? How many clans, how many creations of human minds, concepts, traditions, works of art, are missing for a global history? In the last two generations the urban and literate societies have been enriched by unexpected discoveries, such as immense, millenary archives of rock art in different places of the planet, from Brazil, to Central Asia, to the Near East, to Australia. Explorers visited previously ignored peoples, in the Philippines, in Amazonia, in the forests of the Congo Basin, or of Central India. But discovering is a constant process. For ages, human groups had remained isolated in islands like Tasmania (Australia), or in peninsulas like Baja California (Mexico), or in the tropical forests like Amazonia (Brazil), or in oases in the desert, like the Algerian Tassili. They grew their own identities as if they were

in different planets. But also they produced art. How many human groups are still isolated in the corners of our small “global” planet? How much is still hidden even within the territories of China? Every new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is revealing new details. New discoveries and new research indicate that research is progressing and still much has to be done.

Our knowledge is growing,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And, again and again, we realize how much in common have all these different peoples, each one with its own identities, habits, traditions, languages and beliefs. The misleading traditional view of “primitive man” as a hungry food-hunter has been refuted. More than ever before, now, in our contemporary age, we are the hungry food-hunters, or job hunters, or resources-hunters. If we consider the time and energy that small clans or tribes must have devoted to produce millions of images on the rocks of the African Drakensberg or on those of Australian Arnhem Land, we wonder how much they cared about their intellectual and spiritual life. Was prehistoric man more intellectual than us?

From early times, humans were producers of art in its various forms, visual art, music and dance. It is likely that decorating the human body came before the decoration of rocks. The art of seduction had been inherited from previous primates. The art of architecture was developed later, with the birth of urban societies and till today there are human societies that have no house and no architecture. People have and had different languages, different rituals and beliefs, different traditions, different resources, different environment, from tropical forest, to deserts, to grassland, to arctic tundra, but all of them produced art. Art was and is a universal language. It favors a global dialogue in a world of many cultures and many languages. But art is like writing, to understand its messages one must be able to “read” them.

Can a bush hunter and a European professor share a dialogue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 By personal experience we can answer: “YES, with much pleasure from both sides”. Can a dentist, an electronics engineer, the director of a pharmaceutical factory and a psychoanalyst, be protagonists in studying and decoding rock art? By personal experience we can answer YES. This is what is happening even at my institute. People from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jobs participate as volunteers in their free time. People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are becoming fans of prehistoric and tribal art. Intuition and experience make the im-

possible to be possible. Sharing different experiences makes the world progress in our field as in other fields. “Progress” is a dangerous word as it may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To me the word “progress” does not mean running faster or having more comfort, it means “better understanding”.

We are all concerned about better recover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past as a mean to comprehend the present. The purpos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prehistoric and tribal art as in every other field, is that of expanding knowledge to contribute a broader future for education and culture. Our teachers, the pioneers of our disciplines and of our doctrine, are present in our minds, they are the guidelines, but culture goes beyond the cult of ancestors. Understanding ancestor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commemorating them. And this concerns both, our teacher in rock art and the ancestors that produced rock art. Understand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commemorating. It is not unusual that people commemorate what they do not understand.

In the study of prehistoric and tribal art, as in every discipline, each specific research is part of a global collective research effort and must be looked at, as such. Scientific articles and monographs are pieces of a mosaic that keep scholars united in common effort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 New waves of culture, socialization, daily contacts with scholars and visito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bringing a breeze of life into the individual valuable effort of each scholar. This is why it is important to publish in languages understandable also by peoples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cultures. Also, it is important to share these efforts with other disciplines: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can acquire new insight and new understanding from history, sociology, geography,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rt history and other fields of research. The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cultural dialogues are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to education, to culture, to the institutions, to the particular image and resonance of each research topic and of each scholar.

Prehistoric and tribal art is a source of history. Each figure, each site and each publication is a contribution to history. The dimension of the history unveiled by art is variable, it may be the history of a myth or an event, the history of a personal individual experience, the story of a minute or of a feeling, and may be the history of a tribe, of a nation, of a cultural moment or of an event of world resonance. Beyond single cases, art is a source of history, art, every art,